

如果寻找一个词,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烈士陵园文保编研科科长韦鸿的2020年度关键词,那一定是“团圆”。

去年4月,广西壮族自治区烈士陵园联合广西英烈褒扬事业促进会发起“致敬英烈·为烈士寻亲”公益活动,为烈士陵园英烈苑里56位没有联系到亲属的烈士寻亲。在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,50位烈士和家人“团圆”。

活动中,韦鸿意外得知,位于辽宁锦州的解放锦州烈士陵园里安葬

有10位广西籍志愿军烈士。为告慰英烈,他搬下了为10位烈士寻亲这份不属于分内的工作,并几经周折找到了其中2位烈士的家人。

2020年12月25日,韦鸿陪同2位烈士的家属来到解放锦州烈士陵园,为他们“失散”多年的亲人祭扫。

他娓娓道来这段经历,朴实又感人,传递着一种朴素和温暖的力量。

——编者

跨越五千里,终于找到你

■韦 鸿

为了确认烈士的籍贯信息,我向自治区地名档案馆的零振洪求助。零馆长告诉我,彭裕文等3位烈士的籍贯信息肯定有误,有可能是登记错误,广西从未有过这些地名。黄金桂等几位烈士因只有名字信息,需要通过其他途径核实。

我又回过头来研究烈士的墓碑。如果彭裕文烈士墓碑上的“乡(乡)城县”不存在,那么实际情况可能是广西某个带“城”字的县。广西带“城”字的县不多,有可能是忻城县、恭城县或者柳城县。考虑到忻城县和恭城县姓“彭”的人较少,再加上墓碑文字为繁体字,经多年风化后字迹比较模糊,我认为把“柳”字误认为“柳”字的可能性很大。我联系了柳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,得知柳城县确实有一位彭裕文烈士。经过确认,了解到彭裕文烈士是柳城县沙浦镇人,他的儿子已在2015年去世,4个孙子这些年一直在寻找爷爷的安葬地。

随后,我拨通了彭裕文烈士的孙子彭朝明的电话。几次电话联系,彭朝明都只是听我讲话,有时“嗯”几声。后来,他问了我一句:“你不是骗子?”我当时心里“咯噔”一下,感觉像被泼了一盆冷水,还一度反思是不是自己表达不够清楚或是态度不够真诚。直到和彭朝明见面后,他和我解释,本来对找到爷爷几乎已经不抱希望了,没想到父亲一生都未能实现的愿望在我们的帮助下实现了。

黄金桂烈士的亲属也是几经周折才找到。他的碑文上籍贯只写了广西,没有具体到哪个县。后来,一位叫杨宁的志愿者告诉我,马山县有一位“黄金贵”烈士,同音不同字。“一字之差,会不会是同一个人?”我与马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取得联系,经过陵园、武装部、村委会等多方反复核实,最终确定为同一人。联系上黄金桂烈士的侄孙黄道城时,他在电话另一端激动地说:“我就知道会等到这一天!”

朱秀卿抚摸着父亲的名字,让我帮她拍一张和父亲的“合影”。我轻轻按下快门,留下这张“合影”。此后,这张“合影”常常在我的脑海中闪现,让我为烈士与亲属之间的血脉相连所感动,更提醒我肩负的责任,牢记这份工作的意义。

一张“合影”,提醒肩负的责任

2019年4月,我从广西壮族自治区烈士陵园讲解员岗位调到文保编研科工作,从事烈士资料的整理工作。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烈士英名录》中记载的18886名烈士,有3403名在抗美援朝战场牺牲,绝大多数没有确定安葬地,因此我们接到的寻亲请求比较多。

我记得自己接待的第一位烈属,是来自广西平南县的朱秀卿阿姨。她3个月大的时候,父亲朱亚武就奔赴朝鲜作战,再也没有回来。家里除了一张革命烈士证明书,没有留下其他有关父亲的任何物件。朱秀卿告诉我,现在儿女都成家了,她也有了时间,就想找找父亲的“影子”,填补多年来的心理空缺。可惜这些年她多方打探,都没什么消息。

经过查找确认,我在陵园的英名墙上找到了朱亚武烈士的名字。2019年9月30日,第6个烈士纪念日当天,我邀请朱秀卿参加烈士陵园举办的纪念活动。当她在英名墙上密密麻麻的烈士名单中找到父亲的名字时,不禁掩面而泣。朱秀卿对我说,英名墙上的这个名字就是父亲的人生印记,这一刻她才真正理解了父亲,懂得当年他为何甘愿抛家舍业,离开她和母亲。

朱秀卿抚摸着父亲的名字,让我帮她拍一张和父亲的“合影”。我轻轻按下快门,留下这张“合影”。此后,这张“合影”常常在我的脑海中闪现,让我为烈士与亲属之间的血脉相连所感动,更提醒我肩负的责任,牢记这份工作的意义。

几番波折,只为帮助烈士“回家”

去年6月,几位长期致力于帮助烈属寻亲的志愿者联系我,告知在辽宁锦州的解放锦州烈士陵园里安葬有10位广西籍志愿军烈士。这些烈士在战场负伤后因医治无效牺牲,后来安葬在解放锦州烈士陵园。因为种种原因,多年来陵园一直没能联系上他们的亲属。现在通信便利了,应该想办法帮他们“回家”。

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副馆长龚兵了解情况后,把10位广西籍烈士的墓碑信息发给我。墓碑上的烈士姓名和籍贯,几乎就是我用来的寻亲的全部线索。

寻亲,我们还在寻找什么

找到彭裕文和黄金桂2位烈士的家人后,我们就开始筹划组织烈属完成一次异地祭扫,让他们尽快和烈士“团圆”。东北的冬季天气寒冷,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在各地偶有反复,是否要在这时举办祭扫活动,我曾犹豫再三。肖志龙馆长知道后严肃地说:“哪怕只找到一位烈士的亲属,都要及时安排他们去祭扫。烈属们盼了近70年才找到亲人,不能让他们再等下去。天气冷就多穿



些衣服,疫情方面一定严格做好防控。”

2020年12月25日,这场跨越了2700公里的特殊祭扫,在解放锦州烈士陵园举行。黄道城跪在黄金桂烈士墓前,撒上一抔家乡的泥土,哭着说:“爷爷,这是您以前放牛那个地方的土,我给您带过来了,陪伴您长眠,请您安息!”

彭朝明在彭裕文烈士的墓碑前失声痛哭:“爷爷,我代爸爸向您问好,他这么多年非常想念您,可惜他没能等到今天,我就带您回家和他‘团聚’。”祭扫仪式结束后,黄金桂和彭裕文烈士的亲属都从陵园带走了一抔泥土,接灵魂回家。

年末的东北,户外温度达到零下十几摄氏度,长时间的站立让我双脚冻得麻木,但脸上的热泪流个不停。

过去几年,我参加过大大小小的寻亲活动数十场,每一场都泪流满面。我一直在思考,为烈士寻亲的过程中,我们还在寻找什么?当看到在烈士墓碑

前痛哭的烈属,我逐渐明白,我们寻找的不仅是“团圆”,更是一份甘愿舍弃小家甚至生命的信仰——

“知道牺牲自己,是换取中华民族子孙万代的独立自由,并且确有把握,一定达到。”

回到广西,黄道城给我发来消息,说从陵园带回来的泥土已经在家中收好,村里人在电视上看到活动的新闻,都为黄金桂感到光荣。我听后很是为他高兴。

我相信,在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努力和社会力量的参与下,会有越来越多的烈士与亲人“团聚”。

我们也将继续追寻革命先烈的足迹,为烈士找到家的方向。

图①:黄金桂烈士的家人端详碑文。

图②:彭朝明(右一)在爷爷彭裕文烈士墓前撒上当家的泥土。

作者供图

盲了大半生,忙了大半生

——一等功臣、北部战区某旅退休干部王刚的故事

■蔡婉苒 赵 威 本报记者 宋子洵

“双目失明,且满服役最高年限退休,应该安享晚年了。”这个许多人眼中的“常理”,在北部战区某旅退休干部、盲人军医王刚看来,却并非“常理”。

“即便脱下了军装,我依旧是个兵!”离开军营这8年,王刚始终没有停下服务官兵的脚步,先后为驻地部队、地方武装部无偿授课几十场,免费赠送针灸按摩、身体保健知识手册上百本。

“能为官兵们做点事,尽点微薄之力,我就很满足了。”双眼失去光明后,王刚一度看不到人生的“光明”,是学习按摩后为兵服务的信念,让他找到了价值所在。

“失明的那年,我才19岁,那天也是我的生日……”1983年10月,17岁的王刚从湖北省钟祥市入伍来到原济南军区某部,成为一名通信兵。认真刻苦的他很快成为训练尖子,1年后便担任副班长。1985年9月,得知连队要奔赴前线参加边境作战,积极上进的王刚连夜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,偷偷塞进上衣兜里。

“咚!咚!咚!”9月23日6时,随着3颗信号弹腾空升起,进攻打响,但山中意外升起的云雾让进攻受阻。副连长和排长商量后带着通信班冲向前沿,以便更好地指挥部队。

“把最新战况向指挥所报……”副连长话音未落,一颗炮弹呼啸而来,在王刚身前不远处爆炸。

“身边的武器、钢盔都炸飞了,鲜血从我的眼睛流到嘴里。”王刚被卫生员救醒后,发现自己被炸出了几米开外,电台也被土掩盖了一半。由于眼睛流着血,王刚的视野模糊,但耳机里不时传来连指挥所的呼叫。

“接得上,联得通,是我们通信兵的职责,这一点我们看得比生命还重!”在右手掌骨和肌腱全部被炸断、仅能依靠两个肘关节撑在地上爬行的情况下,王刚忍着剧痛爬向电台。失血过多让他在传递信息期间昏迷了3次,在传递完最后一组消息后,他彻底昏了过去。

那一天是王刚19岁的生日,是他双目失明的日子,“也是我被特批火线入党的日子。”1985年10月20日,王刚荣立一等功,次年被授予“英雄通信兵”荣誉称号,并被组织特批提干。

走下战场的王刚,成了响当当的战斗英雄,可他的内心却感到迷茫:双目失明的自己还能做什么?在父亲的建议和部队的支持下,1987年春节过后,王刚走进武汉盲校的大门。毕业后,他报考了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针灸、按摩专业,走上了一条充满艰辛、自强不息之路。

“特教学院室内不允许使用手杖,生活必须全部自理。刚入学不到2个月,我就撞坏了5副眼镜,碰坏了6个暖水瓶。”王刚不是先天失明,和许多同学相比,起初他盲文摸读时间长,书写速度慢。“你的右手还有20多块弹片没有取出,按摩的手法 and 力度受限,不适合做按摩工作。”了解到他的身体状况,老师给出中肯的建议。

然而,王刚没有因此退缩,反而激起了斗志。用水泥地把指尖磨破皮增强触感,厚厚的盲文纸硬是被他摸出了小洞。把老师讲课内容录下来,利用课余时间反复听……半年后,王刚的成绩一跃成为年级第一。

“我想念我的战友,我要去基层。”1992年,王刚从学校毕业后回到部队,被安排在团卫生队。为了让有伤病的官兵得到及时治疗,王刚主动请缨,营区的推拿门诊应运而生。

王刚拿出一张充满年代感的卡片,上面的电话号码依旧清晰。“这是当时我给基层官兵发的名片,上面有我的科室和家里电话,他们可以24小时找到我。”

一个闷热的夏夜,正准备休息的王刚突然接到电话,一名战士不慎将腰扭伤,动弹不得。王刚急忙穿好衣服赶往连队,又是冷敷又是按摩,整整治疗了近2个小时。“回到家已是凌晨

1点,还没睡的妻子接了我的外套,直接拧出了水。”

“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。我能做的,就是尽己之能为官兵服务。”每逢部队有重大任务,前来就诊按摩的战友便增多。身边人看到王刚经常累得满头大汗于心不忍,劝他好好休息,他总是一笑而过。

1994年,王刚在部队开设的免费按摩培训班开课了。他拿出曾经的盲文教材和学习笔记,在妻子的帮助下转换成汉字,汇总后印发给前来学习的学员。

“倘若部队需要我、官兵需要我,我愿忙一辈子!”王刚先后举办了30多期培训班,累计服务官兵近3万人,带出了一批批连队“小医师”。即便退休后,他仍乐此不疲。

“我这一身好手艺,全都是王刚老师教的!”在王刚居住的小区旁,一家推拿馆的店主刘师傅也是王刚的得意门生。“当年家里穷,没念多少书,出去打工不小心扭伤了腰。在王刚老师的诊所,他不仅帮我治好了腰,还收我为徒,教会我这身本领。”谈起王刚,刘师傅打心底里感激。

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寻找光明。”王刚的大半生都在黑暗中度过,但他不仅找到了自己的光明,也为更多人送去了希望。勤勤恳恳大半辈子,他虽然看不到世界的模样,但他坚信,世间的美好与他相伴。



退役军人陈志强在部队服役期间,曾因意外受伤不幸失去右臂。退役后他热心公益事业,加入河北邢台蓝天救援队。近日,河北省加强疫情防控,陈志强(左)与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冒着严寒,辗转于邢台市临城县多个公共场所,采用“人歇机不歇”的方式不间断进行消杀作业,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。

孔维鹏摄

一线·动态传真

江苏

全国首个退役军人之家综合体启用

本报讯 刘诚报道:1月18日,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退役军人之家综合体正式启用,玄武区退役军人之家、退役军人主题馆同步揭幕。这一兼具退役军人服务、爱国主义教育、双拥成果展示等功能的一站式服务载体,在江苏乃至全国均属创新。

据了解,玄武区退役军人之家综合体包含玄武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机关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、退役军人主题馆和军事主题广场。其中,面积约600平方米

的退役军人主题馆,是全省首个集党史军史教育、爱国主义教育、全民国防教育、退役军人荣誉展示等功能于一体的实景教育基地,将定期组织退役军人、党员群众、青年学生参观学习,引导全社会拥军爱民,关心国防事业。玄武区退役军人之家综合体的启用,不仅将为退役军人提供政策咨询、就业指导、文体活动、困难帮扶等综合服务,还将打造千群交流互动、服务供给、协商议事的高品质军地共建空间。

江西

“新长征”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为民解难

本报讯 刘雪薇、特约记者郭冬明报道:“短短3天时间,种植基地里的黑木耳就摘完了!”近日,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“新长征”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来到曲瀛镇,帮助退役军人张邦文采摘黑木耳,让张邦文十分感动。时下正是黑木耳丰收季节,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,采摘人工工资较高,“新长征”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解了他的燃眉之急。

去年年底,为进一步调动退役军

人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,充分挖掘退役军人优势资源,江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省文明办组建“新长征”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,吸收致力于志愿服务的优秀退役军人,在乡村振兴、疫情防控、抗洪抢险等地方建设中勇挑重担。截至目前,全省各地各部门纷纷组织志愿服务活动,约11.8万名退役军人活跃在志愿服务一线,打造出新余市渝水区“老兵宣讲团”等一批响亮的品牌。

我们都是神枪手



影像·军旅回眸

这张挂在家中最醒目处的照片,定格的是我荣获“特等射手”称号的往事。

上世纪60年代,全军掀起大练兵的热潮。1965年,我所在的原38军某师举行大练兵打靶比武,战士们吃大苦、耐大劳,在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严寒天气里坚持训练,举砖头、练臂力,摸爬滚打。入伍刚半年的我有幸代表连

队参赛。比赛那天,我手持半自动步枪进行比武前的准备,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沈阳军区《前进报》记者在那一刻拍下来的,后来刊登在1965年3月5日的《前进报》上。轮到我出场时,我瞄准靶子按标准动作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射击,枪枪命中目标,获得“特等射手”称号。

50多年过去了,这张照片成为我军旅生涯中最美好的记忆。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,“我们都是神枪手,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……”的旋律,就会回响在耳边。(姜广绪/文)